

# 纽约高线公园的设计研究与启示\*

吴婷<sup>1</sup> 邹涵<sup>2</sup> (通讯作者)

湖北工业大学/土木建筑与环境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68

**摘要** 本文以美国纽约高线公园的改造设计为例, 基于场所精神理论, 结合作者在高线公园的实际空间感受, 分析其在工业遗产资源整合利用、城市景观视线等方面的突出特点, 探讨城市工业废弃地向城市公共空间转变的相关理论与设计要点。

**关键词** 城市设计; 工业遗产; 城市景观; 场所精神

## 1 高线公园的设计背景

高线公园(The High Line)位于美国纽约市曼哈顿区西部, 是一个线性的城市公共空中花园。高线公园不仅为当地居民提供了日常活动的场所, 也吸引了世界各地的游客蜂拥而至前往游览。

这个受到公众喜爱的城市公共空间, 在1934年建成之时曾是该地区的“交通生命线”<sup>[1]</sup>, 1960年左右被废弃。20世纪80年代中期, 许多高线铁路沿线的居住者希望政府拆除整条设施, 但有人不断持反对意见, 直到1999年, 住在高线铁路附近街区的两位居民Joshua David和Robert Hammond发起了一个非营利组织“高线之友(Friends of High Line)”, 他们希望保存高线铁路并进而对其行改造。在高线之友组织的积极努力和纽约市议会的支持下, 原本面临拆除的工业废墟最终改变了命运获得了重生, 最终它被改造成一个新的城市公共开放空间, 成为现在备受大家欢迎的漂浮在曼哈顿空中的乐园。它的转变堪称城市公共空间和景观设计经典, 由纽约景观事务所James Corner Field Operations和纽约建筑事务所Diller Scofidio + Renfro合作完成。

本文作者有幸亲临这个堪称奇迹的空中乐园, 基于场所精神理论, 分析其在工业遗产资源整合利用、城市景观视线等方面的突出特点, 探讨城市工业废弃地向城市公共开放空间转变的相关理论与设计要点。

## 2 从城市工业遗产到空中花园

### 2.1 城市工业遗产的美学价值

传统的美学观点认为废弃地上的工业景观是丑陋可怕的, 没有什么保留价值, 于是在进行景观设计时, 要么将那些工业景象消除殆尽, 要么将那些“丑陋”的东西掩藏起来<sup>[2]</sup>。但是如今, 我们欣喜地发现当代的设计中逐渐越来越承认“废墟美学”, 而不再是一味地反对废墟的存在。只要合理的通过对废墟的生态改造和审美改造, 它便极有可能获得重生。工业废墟让逝去的时间存在于我们的面前, 猛然击中人们心底的情感。较早地并且成功的利用工业废墟进行风景式园林改造的是1863年建成的巴黎比特·绍蒙(Buttes Chaumont)公园, 它是通过对一座废弃的采矿场和垃圾填埋场而被建成的园林<sup>[3]</sup>。20世纪70年代后, 随着传统工业的衰退, 大众对于环境保护与工业遗产保护意识的加强, 工业废弃地的更新与改造项目逐渐增多。废墟最终超越了它的原始意义, 变得富有精神和内涵。所以我们回过头来看高线公园, 它的出现也在情理之中。

### 2.2 城市空中花园的景观生态系统

著名作家伊塔洛·卡尔维诺曾经在《看不见的城市》中写道: “当初被另派用场而得以幸存的最初辉煌时代的碎片如今又被重新安置: 罩在玻璃罩下, 锁在橱窗里, 放在丝绒垫上。”

这倒不是因为它们不再有什么用处, 而是人们要凭借它们重现那座已经无人了解的城市。”我们欣喜地看到, 高线公园就是当初派得上用场同时又被幸运地保存下来的工业遗产的“碎片”, 并且如今被“重新安置”成为大家非常喜爱的城市公共特色空间。在高线改造之前的20世纪后期, 所处的位置切尔西地区一直处于相对脏乱差的境况之中。然而公园改造的成功激活了整体沿线地区, 给当地复兴带来了重要影响。不仅如此, 高线公园也是作为空中二层步道系统将人车分流, 给城市交通缓解了一定的压力。

“在高线的改造设计开始之前, 这曾是一片荒芜。”来自此项目的设计师Diller Scofidio + Renfro事务所的Diller这么说。

“这些种子, 可能是一些随风飘落的, 或者是一些从以往来来回回的火车上落下来的, 它们就这么落下来并且在这里生根。于是就自然的形成了一个这么奇怪的景观(strange landscape)。”然后这“奇怪的景观”不仅形成了自己的生态系统, 而且让前来调研的设计师惊叹不已。他们着迷于这时间与大自然共同作用的景观: 这些花草高低不同, 颜色不同, 种类不同, 并且由于有的经常受到日晒有的经常处于阴处导致生长状态也不同。于是设计师们想将“自我形成的原始奇景”的一些片段保留下来融入公园的改造方案中。这些野花野草也成为联系过去和未来的纽带。设计师在方案改造设计当中将大部分铁轨编号后并保留其所在的原有位置, 铺设了新的枕木和道砟, 同时与高线公园的土壤和植物相结合, 呈现出来的是一个高度完整的体现了高线原有景观、原有建筑以及当代的新植被的融合<sup>[4]</sup>。

## 3 高线公园的场所精神与观演空间

### 3.1 高线公园的场所精神

20世纪60年代以来, 建筑学界以“场所(place)”概念取代传统的“空间(space)”, 批评《雅典宪章》把建筑视为“光照下的体量的巧妙组合和壮丽表演”的观点, 指出“在我们的时代, 现代建筑的主要问题已不再是纯体积的视觉表演, 而是创造人们能在其中生活的空间”。在隈研吾所著的《场所原论: 建筑如何与场所契合》中, 他提出“场所的力量来自人们的生产活动和日常经验”。所以场所应该是充满着人到过的痕迹, 也充满着这个地方有过的记忆。它有过去的气味和影像, 有触动体验者的能力。场所的色彩、材质、光影、声响、动感、温度、气味等会引起体验者自己身体的通感。这种通感被“身体”阅读成为一种负载着文化和历史内涵的“心理空间”<sup>[5]</sup>, 与场所形成了联系。

通常人们对场所的体验是通过多重器官的组合进行。莫里斯·梅洛·庞蒂所著的《知觉现象学》, 让建筑界认识到了身体感官在空间或者场所体验中的重要性。庞蒂多次强调了触觉是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殖民主义与民族主义影响下的中国近代城市规划理论演变路径研究(51508170); 湖北工业大学绿色工业科技引领计划: 武汉市低碳生态城市规划指标体系构建研究(ZZTS2016005)。

“感官的母亲”，“通过触摸这种感官方式，我们把自身以及自身对世界的体验融为一体<sup>[6]</sup>。”

Diller谈到“对于高线公园，如果说你要问它到底关于什么的，我能告诉你的是它无关任何东西，在这里是真的不能干任何事情。”但是高线公园的诞生却能让众多的本地纽约人愿意放下忙碌的生活，在此度过闲暇的时光。因为高线公园不仅仅是一个城市公共空间，也是了一个赋有精神的“场所”，被人们通过多重器官进行“感知”：高线公园保留的涂鸦以及沿线的一些新旧交替的建筑墙面，诉说着曾经和新的城市故事，刺激着人们的视觉；人们通过脚底新的地面铺装和旧的铁轨以及没有被摘除的野草，获得多种触感的叠加并引发多重记忆的延伸。整个高线公园调动起体验者的积极性与参与性，于是我们也理解了为何Diller说“什么都不能干的”公园总是有来来往往的游客。

### 3.2 高线公园的观演空间

当笔者体验完整个高线公园以后，卞之琳的《断章》立马浮现在脑海里：“你站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人在楼上看你；明月装饰了你的窗子，你装饰了别人的梦。”

在城市这个大背景里，每个人在其空间中都有一个位置，物与我，我与他，他与你之间都有着内在的关系。我们在看别人会被别人影响，也同样被别人看着也影响着别人。这其中“看”与“被看”的奇妙，与“观演空间”和“剧场”关系密切。从广义上理解，观演是一种在任何空间中都会普遍存在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构成场所感的重要因素之一<sup>[7]</sup>。埃庇道鲁斯剧场（Epidaurus Theater）是希腊古典建筑中最著名的露天剧场之一，也是最古老的观演剧场之一，演出活动在中心圆形表演区上进行，观众则位于建于自然山坡上的扇形看台上。如今大多数剧场与埃庇道鲁斯剧场类似，观众和表演者的场所是固定的。表演者“被看”，观众是“看”的群体，但这依旧是属于单一的观演行为。如果我们把传统的“观演空间”的原型——剧场，放入到城市里面，“观演空间”瞬间就被激活了。“看”与“被看”的行为，在城市空间里通过好的设计是可以被放大并且优化，会转变为如同卞之琳《断章》搬多元化的“看”与“被看”，提高城市公共空间趣味性。

例如位于沿线的处于纽约西12街和13街之间的纽约高线公园标准酒店（The Standard High Line），酒店高于地面约17米尺，以其特立独行的方式如雕塑般架于高线公园之上。酒店里的每个客房都能通过大大的落地玻璃窗俯瞰城市景观。当高线公园的体验者从远处看到标准酒店的时候，就已经慢慢步入由高线公园和酒店之间形成的一个“观演空间”的场，移动的人群和酒店高处俯瞰的客人形成双向的观演行为。又如第十大道广场俯瞰点（10th Avenue Square and Overlook）是高线公园非常受欢迎的开放空间节点。设计师在高线分叉部位改造了原有铁路结构，设置了一个下沉式阶梯观景台。原有底部的钢墙被

整片的落地玻璃代替，人们坐在台阶上，通过玻璃可以看到真实的正在进行的生活——一幕幕的城市“演出”。类似的场景出现在26街观景台（26th Street Viewing Spur），为了纪念曾经挂在高线上的广告牌，特地安放了一个与广告牌大小差不多的观景框，在夜晚的时候会发光犹如霓虹。

高线公园上面有许许多多的“看”与“被看”的时刻，以及多元化的“观演空间”发生场所。这是激活高线公园非常重要的因素也是提高空间整体趣味性和戏剧性的秘密。

### 4 结束语

笔者从纽约高线公园的背景谈到人们对工业废墟的态度变化，然后从体验高线公园的过程谈到让人产生深刻印象的“看”与“被看”的戏剧性的城市魅力。得出以下启示和反思：现在许多城市的更新速度异常的快，我们将“新”与“旧”结合起来，让它们在同一空间相互依存，便可以创造出更加有意义、趣味以及生命力的场景和空间。为了避免“虚空”的空间，只有让人参与进来才能成为有氛围的“场所”。传统的交往方式已经逐渐被虚拟空间代替，为了聚拢人们并且让人们参与到城市的历史与更新的进程中，就需要多元化的设计影响人的多重感官，而不仅是单单视觉上面产生吸引力。在设计中应该侧重人的主体性和城市的文化特征，纽约高线公园成功在于它成为城市历史与人的心理共同的一个场所归属，让它的体验者自行挖掘其中的趣味性与戏剧性，找到隐藏在城市的舞台与观众席位，与城市、建筑、人和环境进行对话。

### 参考文献

- [1] 王琰,张华.城市废弃工业高架铁路桥的更新改造——以纽约高线公园为例[J].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15,47(6):894-898.
- [2] 程勇真.废墟美学研究[J].河南社会科学,2014,(9):70-73.
- [3] 谭靖,孙希磊.城市公共空间的人文意蕴初探——以“佩雷公园”与“高线公园”为例[J].北京建筑大学学报,2015,31(3):18-22.
- [4] 杨春侠.历时性保护中的更新——纽约高线公园再开发项目评析[J].规划师,2012,(2):115-120.
- [5] 尹国钧.后现代建筑杂交[M].重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59.
- [6] Juhani Pallasmaa.碰撞与冲突:帕拉斯玛建筑随笔[M].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14:71.
- [7] 陈军,刘琼琳.中西观演空间的文化比较[J].华南理工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02,30(10):47-50.

### 作者简介

吴婷, 学历: 硕士, 现就职单位: 湖北工业大学, 研究方向: 建筑设计及其理论。

邹涵, 学历: 博士, 硕士生导师, 现就职单位: 湖北工业大学, 研究方向: 城市规划历史与理论, 历史建筑遗产保护。

（上接第1页）

加精确，可以很好地提高设计的准确性和精确性。由此可见，使用各种软件也能够提高设计建筑的安全性<sup>[2]</sup>。

### 3 结束语

综上所述，不难看出建筑结构设计的好坏与否直接关系到建筑项目的安全性能。在实际的建筑结构设计中，只有切实的提高结构设计的抗震性、确保设计计算的准确性，依照国家标准、规范的要求展开建筑结构设计作业，才能进一步提高建筑项

目的稳定性和安全性，推动建筑行业获得更好更快的发展。

### 参考文献

- [1] 杨睿.在建筑结构设计中提高建筑安全性的几点思考[J].山西建筑,2019,45(01):32-33.
- [2] 谢达明.提高建筑结构设计安全性的有效策略分析[J].现代物业(中旬刊),2018,(12):83.